

给予启示的方法（上）

作者：Martin Pryke

译者：觉醒

神性之爱的目的是从人类建立一个天堂，使他们获得永远的喜乐。这个天堂是神与人结合的状态，是相互作用（reciprocity，或互惠）的状态。但结合和相互作用的实现取决于两者之间形式的相似性；因此，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此外，它取决于两者自由地进入该状态。因此，人被赋予了自由意愿和理性，以便他的意愿和理性可以自由地与神性之爱和神性智慧结合，并自由地对它们作出回应。

当人正确地行使他的自由意愿和理性时，他学会了顺从神的旨意，学会了回应神的爱，学会了爱他的邻舍，以至于准备好成为一个有序和有用的天国公民。但是，人本身是软弱的、无知的，只有通过神本身的特别引导，才能到达他的预定目标。如果人要与神结合，如果神要被敬拜和顺从，人就必须认识神，理解祂的旨意。赋予人的理性只有在真理的滋养下才能发挥作用。要实现神性之爱的目的（神始终致力于成就这一目的），主必须向人类启示（reveal，或揭示）祂自己。

这种启示将成为人类的灵性指南，作为他“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这灯，理解这光的性质。我们不能拿我们不理解的东西作我们的权威，我们不能顺从我们一无所知的东西。因

此，我们现在的目的是显明神性真理被启示给人类的一些方法，希望借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学习和用来塑造生活的真理的意义。

我们将不考虑启示的内容，而是讨论它被给予的方式，它是如何被预备，以包裹和容纳，以及揭开和揭示神性真理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过程都涉及到了，因为为了使神性真理能够被揭示而显明出来（否则就会被隐藏在人的视线之外），它必须被适当地容纳起来，以满足人的理解。神本身直接而完全的启示会令人目盲，因此必须给它披上衣服，但它的衣服必须使神性能够透出来，从而让人看到一个完全对应的形象。

上古教会的人，在堕落之前，生于真正的秩序当中（没有遗传的颠倒）。因此，神性真理被刻在他们心上（A. C. 2896），他们与天使和灵人进行公开的交流（A. C. 69），甚至与主面对面地交谈，主向他们显现为一个人（A. C. 49）。当他们注视自然界的事物时，他们立即知道自然效果所对应的属灵真理（A. C. 2722, 1409）。因此，上古之人不需要**书面的圣言**。他们在真实感知的光明中看到整个自然界和灵界，这些构成了他们的圣言。他们在其中看见他们的创造者和构成他们道路之光的神圣法则。

堕落之后，人类的意愿和理解力被分离了，结果是失去了属天的感知。人类不能再直接接受天堂的指示，因此有必要提供另一个启示。这个新的启示是四个书面启示中的第一个，也就是已经遗失的古圣言。

随着上古教会的终结，人类需要一种新的启示形式，以适应他们堕落的情况，而这是通过以人为工具给予的。书面启示并不是在以人作为工具之外通过神迹给予的。没有现成的从天上来的金版被使用。*

*十诫第一次用的石版是神凿出来并“用他的指头”刻写的，由于人不适合接受这样的启示，所以必须毁掉，取而代之的是摩西在神的命令下凿出并刻写的（见出埃及记 31:18； 32:16； 34:1； 34:28）。

注：AC10453. 摩西看见牛犊和跳舞时摔碎的那两块石版是神的工作，按照耶和华的吩咐，摩西另凿出两块石版，然后这些字又刻写在它们上面；因此，这两块石版不再是神的工作，而是摩西的工作，但文字仍是神写的；这一切含有一个至今不为人知的奥秘。这奥秘就是：如果圣言是在别的人民当中写的，或者如果以色列人不是这种秉性，圣言的字义就不同了。圣言的字义都是论述以色列人的，因为圣言是在他们当中写成的，这从圣言的历史部分和先知书部分明显看出来。他们是深陷邪恶的人民，因为他们心里崇拜偶像；然而，为使得内在意义与外在意义能够一致，这个人民不得被高度赞扬，被称为神的子民，一个神圣的民族，一个特别的珍宝。因此，通过圣言的外在意义接受教导的简单人会以为这个民族就如同它被称呼的样子；这个民族本身也相信这一点，事实上，就连如今基督教界的大多数人都相信。此外，呈现在圣言外在意义中并构成这外在意义的许多事都是由于他们心硬而被允许的事，如马太福音(19:8)中所提到的那些事，以及不需要在此提及的其它事。

因此，由于圣言的字义因着这人民的秉性而变成这样，所以系神工作的

那两块石版被摔碎了，按照耶和华的吩咐，摩西另外凿出了两块。但由于它们仍拥有同样的神圣和神性的内容在里面，所以耶和华将写在前两块石版上的文字又写在了后两块石版上。

我们现在要特别考虑的是在从摩西到史威登堡的一系列启示中人的作用是什么。我们不会讨论遗失的古圣言，尽管我们相信这里阐述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它。我们将保持在作为**新教会圣言的三约**（the **Three Testaments**, 旧约、新约、史威登堡著作）的框架内。每当我们提到“圣言”时，希望人们明白，我们是在讨论旧约、新约和主再来的著作。

每当主选择使用一个人作为传递祂圣言的工具时，祂会通过特别的流注或灵感来实现祂的目的，这些流注或灵感会处理人头脑中的事物，使它们适合（对应和代表性地）作为衣服包裹神性真理。这种处理最终成为永久的书面圣言。当圣言被书写时，并没有新的真理知识从内部流入启示者（revelator）的头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知识只能从外部进入头脑。相反，在书写的时候，有一种灵感将已经存在于头脑中的真理进行整理和安排。

那么，这种灵感的方法包括两个步骤：

I. 在启示者的头脑中提供终极的事物（知识）（ultimates），这些事物将适当地包裹并揭示神性真理。这些来自外部——不是从灵魂流入的，而是通过外部的途径，从属世感官或灵魂感官进入的；因此，如果需要的话，通过神奇般的启示进入（*如史威登堡通过灵魂的感官在灵界的

所见所闻)。

II. 通过一种神圣的灵感，将这些终极的事物放在对应的和代表性的系列中，其结果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书面圣言。

在头脑中提供合适的终极事物，并通过灵感对其进行处理，这两个步骤是一切启示中所涉及的，也是我们现在考虑的主题。它们包括两个启示：一个是给启示者本人的初步的或准备性的启示，使他能够胜任他的职分；另一个是继发的或最终的启示，他以此写下主的圣言，并流传后世。我们将分别讨论这两个启示。

准备工作

在神性真理能够流入启示者的头脑，在那里包裹自己以呈现给人类之前，有必要提供合适的衣服 (clothing)。在启示者的头脑中 (在其经验和记忆中)，必须有适合这一目的的东西。因此，在神的旨意下，一个能够接受这种合适的终极事物的人 (先知、福音书作者或主再来的工具) 得到了拣选。然后，这个人就会为等待他的崇高使命做好准备。这种准备 (提供合适的衣服) 本身就是一种启示——它是对启示者的初步启示。这种准备性的启示不是仅仅为了个人的缘故，而是为了给随后的 (继发的和永久的) 启示提供一个基础，而这种启示应该是针对全人类的。

在启示者的这种准备过程中，终极的事物是从两个方面提供的，也就是自然界和灵界，通过眼睛和身体的其它感官，以及通过灵眼进入。某些

物质观念和形象能够包裹、容纳以及揭示神性真理，但在某些情况下，所需的事物只能从灵界提供，为此，启示者的灵眼被打开了。人类的双重环境被召来为这项重要的工作服务。通过考虑三约中的具体事例，可以最好地看到这是如何实现的。

首先，所有旧约的启示者，通过世间的学习，都知道如何书写他们的语言，直至一点一划。他们所得的灵感并不是要教他们（口述给他们）写作的艺术，而是流入他们已知的事物中。他们所写的一般主题也是如此。

摩西拥有现在包括创世记前十一章在内的那部分圣言。通过口耳相传，他知道他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他十二个儿子的历史。通过自己的经历，他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和在旷野流浪的历史。约书亚、撒母耳和众先知同样通过亲身经历或传统知道他们所论述的历史。当圣言被口述给他们时，他们对自己民族历史的这种了解就被调用了。毫无疑问，他们还知道其它许多细节，但这些细节并不适合包裹神性真理；另外，有些细节（特别是在数字等问题上）无疑是根据内在真理的对应口述给他们的，而不是作为历史的精确记录。通过这种方式，自然界的事物就服从于属灵用途并被塑造出来。

当自然现象（如迦南的物理特征）和历史不能完全包裹并揭示神性真理时，就有必要使用灵界的现象和事件。因此，摩西灵眼和灵耳被打开，冗长而复杂的律法和律例从天上传授给他。他在灵界看见会幕，以便他以后可以建造它，并受灵感描述它，作为书面启示的一部分。这两种准备模式同样适用于先知，他们写下这个世界的历史和从灵界看见的事

物（如以西结在异象中看见耶路撒冷）。

先知们（如摩西、撒母耳、大卫和其他人）也受灵感说谴责、劝勉和预言的话，以及祷告和赞美的诗篇。他们先是说出来，然后由他们自己或其他人写下来。他们说话时所受的灵感和他们写下圣言时所受的灵感相似。这是一种口述（dictation，或授述、听写），但这种口述包含了对他们记忆中已经存在的事物的处理。因此，他们或谴责他们看到的状况，或照着天上的教导做劝勉，或用他们熟悉的感官形象说预言。在《属天的奥秘》中，他们的准备性经历被总结为这些话：“他们听见了声音，看见了异象，做了异梦，但..... 这些只是语言或视觉上的启示，至于它们所表的意义，他们一无所知。”（AC. 5121）这就是旧约时代的主要启示。

在新约中，情况甚至更清楚。四位福音书作者，以及其他许多人，或直接或间接地了解了主在世上生活的故事和祂所说的话语。主道成肉身，构成其生命的每一个环境、行为、榜样和话语的细节，本身就是一个神性启示。总的来说，主的神性人身、祂荣耀的过程和人重生的过程都启示了出来。这（且不说救赎的其他功能）为福音书作者提供了一个准备性的或初步的启示。他们的记忆中充满了各种印象，极其适合为基督教会容纳和揭示神性真理。从他们头脑中的许多这样的印象中，最适合构成新约圣经的那部分印象被挑选出来，以达到这一目的。

此外，约翰通过在拔摩岛上的属灵经历，为提供新约圣经的冠冕部分做好了准备。在那里，他的灵眼被打开了，他的经历被记录下来，用来预

言基督教会的最终命运，以及它与最后的冠冕时代之间的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使徒们还得了另一种形式的初步启示。我们被告知，当主在五旬节升天并分开的火舌降临到他们身上以后，当他们在地中海各地传道时，他们都是按神圣的灵感说话（参看约翰福音 14:25-26；使徒行传 1:8 和第 2 章；S. D. 1509；T. C. R. 154）。这是在新约圣经被准备和接受之前建立基督教会的**临时启示**。它是主自己在祂的教导中给予的初步启示和将要作为基督教会之光的永久的新约圣言之间的联系。这样给出的教导除了保留在书信中的那部分以外，并没有被保存下来，而且它们也不是完全的或连续的灵感；它的作用已经达到了。

许多新教会的学者已经详细讨论了史威登堡为履行他作为主再来的启示者的使命所做的准备。这种准备可以很容易地分为三个部分：科学和哲学方面的、圣经方面的，以及灵性方面的。一个**理性的启示必须用理性的表达方式包裹起来**。为此，史威登堡学习了他那个时代的科学。这成为了神性真理的基础和确认。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他对解剖学和生理学的了解后来被用来揭示有关天堂大人以及神性人身本身的真理。由于后来的启示并不取代或摧毁前面的启示，而是建立在它们之上，所以史威登堡有必要彻底了解圣经的文字和神圣的语言。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三约中的神性真理的外衣与旧约和新约是一致的，并且是对旧约和新约的实现。通过这种方式，旧约和新约的属灵含义可以被包含在新的启示中。

最后，史威登堡的记忆和理解力必须充满有关灵界的知识，因为第三约

要让人丰富地了解人死后的生活（HH. 1；TCR. 779）。因此，史威登堡被引入灵界，在那里了解了许多事实和原则（HD. 7；AR. PrefAC. e；TCR. 779），这些事实和原则后来被整理和安排在启示的文字中。史威登堡不仅在灵界观察，而且在那里受了主自己的教导（DP. 135；De V. 29），明白了后来以他为工具向整个世界传播的教义。

因此，我们看到（虽然只是简单地看到），三约中的每一位启示者都为他们的使命做了充分而仔细的准备。在写下一个字之前，他们的头脑必须被合适的衣服充满，以呈现神的形象（无论该形象是感官的、道德的还是理性的，就像三约中的那样）。这种衣服来自外部，来自他们的环境，包括自然界的和灵界的；但只有那些受过适当训练并能被引导为神性真理收集所需容器的人，才能被拣选履行这个崇高的职分。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种启示方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效果。真理是被启示者头脑中的容器所包裹的。虽然在许多情况下，特殊的手段（如打开灵眼）被用来提供合适的容器，否则就无法获得这些容器，但事实是，启示是按照教会的人**能够普遍理解和接受的词语书写的**。因此，这起到了使神性真理适应每个时代的精确理解水平的作用。犹太人因为他们能够理解的形象收到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耳提面命的、警告性的和劝诫性的启示。这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要，正是按照他们的模式铸造的。新约的道德教导和著作（the Writings，特指史威登堡的神学著作，下同）的理性教导也是如此。

从这种提供启示的方式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个作用。因为灵感是处

理那些已经存在于记忆中的事物，所以看起来是人自己在书写。这样做的结果是，人类可以更自由地接受或拒绝神性启示的权威性。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启示并不是在以人作为工具之外通过天上的神迹给予的——没有强迫人的神迹。人若愿意，他可以说，这些作品看起来和其他人的作品一样，没有理由赋予它们绝对的权威。许多人都这么说过。然而，对于那些谦卑寻求真理的人来说，这里有他造物主的唯一清晰形象，有祂的爱和旨意的唯一启示，有人类的唯一指南。